

四庫全書

經部

月令解卷八

宋 張虙 撰

仲秋之月

仲秋者斗建酉之辰也漢志云留孰於酉則酉留也

夏正為八月

日在角

八月之中三統歷云日在角十度元嘉歷云日在軫十五度日與斗建常相合酉與辰合故八月斗建酉

則日在辰角屬辰也角二星

昏牽牛中旦觜觿中

牽牛六星北方之初宿觜觿三星西方之末宿牛與觜亦相望也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吕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南吕者斗建酉之律也仲秋氣至則南吕之律應周語云南吕者贊陽秀物（案國語無物字此張氏增成其義） 漢志云南

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

盲風至鴻鴈來元鳥歸羣鳥養羞

此記八月時候也疾風來至秋寖深矣月令以草木蟲鳥紀時候惟鴈則三時有之春也秋也冬也以鴈之知時尤爲可驗孟春言鴻鴈來仲秋言鴻鴈來鴈之隨陽初無常所南北皆其居也孟春之來自南來也仲秋之來自北來也元鳥燕也與鴈不同春至而秋歸歸其所也羣鳥養羞羞謂所食也養而蓄之以

備冬藏以是知先時而備物猶能之人靈於物可不知有先具邪

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此當酉上八月位也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養老之禮古之盛禮也若指衰老之人則其禮不同矣然授以几杖與致仕之人相似待之亦不薄至於

行糜粥飲食毋乃視如饑餓者乎蓋飲食所以養其氣而為之糜粥焉惟恐有以傷之此其憫老之篤殆與祝哽祝噎之意類未可輕視也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短長案今本訛作長短據宋本改正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人知九月授衣故先期有司服之命不知古人深意自有在也夫衣服為身之章亦為身之檢也飭斂之束肌膚之會所以收斂者衣服也當揫斂之時具飭

衣裳豈徒然哉正以合揫斂之義衣裳則盛服也衣服則泛指也上衣下裳此盛服也文繡以為美宜常而不宜異制之小大度之短長一毫不容差也若衣服則泛指矣量猶數也過數則侈非其故矣人情莫不喜新而厭故不循其故則有竒衺不衷之患冠帶尤身之所重者亦有常而不變故曰衣服不貳從容有常此詩人所以思故也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枉橈不當反

受其殃

古人之於刑謹之重之孟秋既命嚴斷刑矣至此又從而申嚴之刑章有五而曰百刑舉罪以言也傷膚毁髮古人尚不忍若斷者不可復續死者不可復生則斬殺之辟可枉橈而不當乎此章不特戒之而已直以反受其殃警之非設為之辭也觀吕刑一篇反覆用刑之道直謂苗民殺戮無辜上帝降咎乃絶厥世則反受其殃信不誣也夫人臣任用刑之責以枉

橈而被殃固其所自取有不足念者惟國家以若人而掌刑一夫茹苦三年大旱一婦銜寃六月隕霜怨恨所鍾乖氣成象至於促國之脈銷國之福殃在若人之身而毒流四海之大則掌刑之責其可輕付可不畏哉可不謹哉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案今本訛作大小據宋本改正）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季夏養犧牲葢授充人而芻人至此命宰祝又循行之以物至此形成而不變也視其全具知所以養之者皆可用案其芻豢知所以食之者皆已至然後求之五者五者之分當依疏説葢欲求之於牲也瞻肥瘠瞻肥腯與否也察物色察騂黝之别也必比類已行故事曰比品物相隨曰類五方異其色是比也大皡配東亦用青其類也量小大大謂牛羊豕成牲者小謂羔豚之屬視長短者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

牛角握之屬也惟一一皆中度斯謂備當一有不合非備當也古者聖王奉其祭祀敬之至則無一事不敬故不憚其委曲誠之極則無一物不誠故不嫌其反覆施之於神神其有不饗乎後世視肹蠁為茫昧付幽深於不可測鹵莽之患生而怠慢之念起宜乎神之不格也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

聖人有以順陰陽之氣深慮夫邪之得以干正天地

之間有不正之氣注陰慝不當言陰謂之邪慝可也

案鄭注無陰慝二字即他處解釋難者亦無之不知何以云然

難之法固所以逐不正也季春之難所以畢春氣春氣發生有不正者干之則發生之功不遂於是乎難曰畢者令春氣得以成功也故在季春仲秋之難所以達秋氣時當仲秋正萬寶告成之時有不正者干之則氣必抑塞於是乎難曰達者令秋氣得以行也故在仲秋夏則不難當夏之時陽氣極盛邪氣自銷不待乎難至冬則又

大難矣難則磔牲唯秋則不磔蓋違秋氣則有輔相裁成之意惟天子能之亦不假有所磔也

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以犬嘗麻以金勝木也月令凡言嘗取義亦不同或勝之或生之或合之先薦寢廟麻始熟也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脩囷倉

孟秋嘗補城郭至是則築之城郭所以衛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其所設也孟秋民未可役有破壞姑

補之是月則可築矣城郭築則都邑建矣竇窖所以藏粟穿謂鑿土為之脩則理其舊也為國有常經不可一朝廢凡此皆斂藏之事順而行之宜矣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孟秋嘗命百官收斂矣至是令有司以之趣民古者視國如家視民如子惟恐不得其所也菜不熟曰饉詩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多積聚則不特菜而已既戒

之積其所已有又勸之殖其所未有麥者接乏之榖也於民尤切麥備四時之氣當秋而種洎夏而熟一或失時將無以濟榖之所不及以失時而得罪亦猶令惰農有刑也夫聖人之愛民甚矣豈肯輕以刑加之至失時之罪懲之不少恕此固所以愛之也後世民自為生上之人反因其有而取之一或犯禁小者鞭扑大者黥隸與古人用刑之意殊矣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

衰水始涸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又記年候也日夜分與仲春同無長短之差也仲春雷出地奮故發聲仲秋雷已潛藏故收聲雷無聲則百蟄皆藏猶人之坏戶也殺氣秋之正氣至是浸盛猶未為極然陰氣浸盛則陽氣日衰一日霜降水涸天地間肅肅乎嚴矣至於度量權衡鈞石斗甬亦以此時而一其制舜覲羣后於四嶽同律度量衡此聖人急先務之也聖人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乃自器

用始漢志云凡律度量衡用銅者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未知舜之所造其亦用銅否乎然舜講於守朝之日而月令以春秋分者後世政治又詳於古周禮質人同其度量壹其淳制犯禁者有罰其所以重之則一也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

仲夏關市無索矣至秋則萬寶告成可以究貨賄所

從出為斯民之便也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税此為
來商賈之至要先王之時此道未嘗不易易也易則
無險阻矣此固商賈所以願出於王之塗所以願藏
於王之市貨賄者商賈之所有也上之人待之易則
貨賄納于上納于上則民得所資其事為便其或險
阻艱難則貨賄隱于下隱于下則民失所資其事多
缺矣夫四方之集遠鄉之至豈有以號名之哉成周
之時司關司市設官分職無非為民也以此理財財

若無由而足而君有餘財民有餘力其道乃出於此
然則財不匱而上無乏用百事乃遂蓋自易中得之
後世設關則為暴於市則罔市利豈知易易之義哉
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季夏之月言舉大事仲秋之月言舉大事季夏則戒
之言舉大事之殃仲秋則教之言舉大事之道此道
特言於仲秋者秋令踰半國之大事可舉也事雖欲
舉當有順而無逆天下之事其成其否自有數默存

乎其間謂之大數則尤其不可轉移者是烏可逆哉

然數不可得而見能察時者是知數也時可為則數

亦可為大如湯武之革命非知數也能知時也是謂

順天時既得矣乃因其類而推之聖人作事為萬世

法豈一一能自料哉亦不過觸類而通之故曰以類

度類以道觀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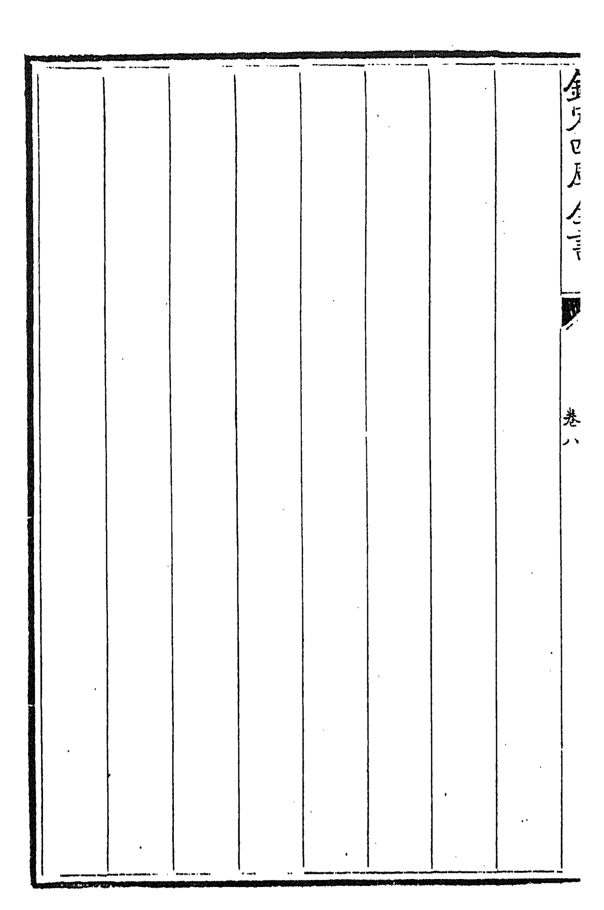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

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

收雷先行草木蚕死

行春令則仲秋之時似春秋而多雨禾頭生耳雨可畏也然或不降則無以助陰氣之肅所以草木榮而不枯國之有恐殺氣不行人有玩心也行夏令則仲秋之時似夏旱則絶無雨矣甚于不降也蟲當藏而不藏穀不當生而復生皆非正也行冬令則仲秋之時似冬秋而多風田野間尤畏之或有數起其傷必多雷已收聲謂之收雷而先行者非時而發也草木

未當死而死如冬時夫時正仲秋萬寶告成萬民之所說也一失其正則在天之時或旱或風草木將歸根復命或生或死所以裁成輔相之道不可不謹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月令解卷九至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駸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謄録監生臣張曾壇

謄録副貢生臣沈燾

謄録監生臣卞爾巖

謄録監生臣范維城

月令解卷九

宋 張虙 撰

季秋之月

季秋者斗建戌之辰也漢志云畢入於戌則戌畢也

夏正爲九月

日在房

九月之中三統歷云日在房五度元嘉歷云日在氐七度日與斗建常相合戌與卯合故九月斗建戌則

日在卯房正屬卯也房四星

昬虛中旦柳中

虛二星北方之宿柳八星南方之宿虛與柳正相望也

其日庚辛其帝少皥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無射者月建戌之律也季秋氣至則無射之律應周語云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漢志云

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剥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

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黄華豺乃祭獸戮禽

鴈當仲秋自北而來至是則如賓言來而得所如賓之授館也造物之妙或變或化難以理詰爵入大水為蛤既非可以形求又非可以色求所可得而言者當春發生則鷹化為鳩鼠化為鴽其化者亦不自知其化此春時也當秋冬之時爵之為蛤雉之為蜃非

化也入大水為之此由得水而然也草木彫零鞠始茂盛物皆黄而落鞠獨黄而華此其異也豺之性貪而忍祭獸知有先矣以獸為未足又用禽而戮之凡此用物以紀時也

天子居總章右个乗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此當戌上九月位也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内以會天地之

藏無有宣出

國之號令何嘗不嚴至是又申之使無懈惰皆所以順時也前乎此命百官始收斂今則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内盖人之品有貴賤其具天地之性則無貴賤當天地嚴肅之時務自收斂豈惟貴者當然賤者亦當然季春言不可以内至季秋則言無不務内皆因時也天地之氣有發亦有藏人豈能自異於天地藏則不復宣出矣曾猶麥也以是而觀人之一身與天

地並立而為三頃刻之中或呼或吸皆有隂陽一日之中或作或息必順晝夜則一歲之中或出或内豈能離春秋之舒慘乎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

仲秋趣民收斂猶未備也至是始備收言無一物之不收也冢宰於此時可以舉五穀之要要如宰夫之治要司會之月要多寡之總數也冢宰將以制國用

不舉其要國用何由而制然此特舉其要而已漢文帝問宰相一歲錢穀出入之數幾何周勃辭以不知是失舉要之職陳平辭以有主者又失舉要之義唐至以宰相領度支領鹽鐵失之益遠矣帝藉者藉田所種之穀以供粢盛也倉謂神倉重粢盛之所委不敢待以常用曰祇曰敬而又飭之無或忽也古人事神之道寧過乎恭毋失之忽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

不堪其皆入室

工居四民之中亦居六職之中國之器用所資也霜降則休注謂寒而膠漆之作不復堅好此未盡古人之意蓋當休老勞農之時凡終歲勤動者無不休矣百工之役使之少息此亦聖人順時之政也夫積陰成寒其氣總至歲時之所同也民生畏寒入此室處亦其情之所同也又何待上之人諄命之而後知所避哉聖人之於民不啻父母之視其子有害必使之

遠惟恐或罹其害也有災必使之去惟恐或陷於災也痒癢疾痛甚於在已民未嘗以力之不堪告於上也而上之人探其情言之為是恩勤之教嗚呼仁哉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

天子

上丁上旬之丁丁取文明之盛習吹則以是月將大饗也春習舞秋習吹注謂春夏重舞秋冬重吹諸解則謂各舉其一相備之辭竊謂舞之為藝其綴兆疾

舒之節當春習之熟矣惟有聲者隔而不習則聲必澀古詩所謂久不吹之澀欲無所以仲春之月上丁樂正習舞矣至仲丁又命習樂注習樂者習歌與八音豈非有聲者不可遽已邪然則饗帝之前俾之習吹正為此耳矧秋屬金金有聲者亦因其時大饗帝者言徧祭五帝也嘗者宗廟之秋祭也以秋祭之犧牲告備于天子以物成可嘗之時尤所重故也仲秋視全具至此又告備古人於祭祀誠篤如此不厭其

煩也嘗與烝秋冬祭名不當別求義秋而嘗原本秦而嘗上脫秋字今補則月令季秋有嘗犧牲之文冬而烝則月令孟冬有大飲烝之文周之嘗以仲此言於季者彼取時之仲此取時之盛飲烝則烝祭畢而飲也

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疏云諸侯謂畿外國百縣謂鄉遂是則畿外諸侯以

在遠故合之縣內諸侯則徑施制焉皆欲令受正朔也秦以建亥為正故於九月言來歲之禮百縣在畿內取民之法一定此鄭氏言周禮畿內用貢法是也諸侯則如周禮邦國用助法所以上之人從而制之輕重之法諸侯所取乎下者貢賦之法諸侯所共乎上者遠近所宜則若周禮男服貢器物衛服貢財物之類土地所宜則若禹貢徐州貢土五色揚州貢金三品之類以此為度昭然可考夫人君享四海九州

之奉豈為一己之私哉盖以給宗廟之事為主也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而一曰祀貢則天下之用未嘗先於祀事者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於四方
周禮大司馬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彼以中秋而此以季秋中秋則以順時氣季秋則以農隙也夫田獵

之教非觀美也正所以習武備也馬政有國之急務如周禮趣馬巫馬之簡治校人廋人之乘阜圉師牧師之牧養莫不有政馬平時講之熟矣至田獵之時又從而班之周禮夏官司馬則凡馬職皆屬夏官故仲夏班馬政所以順天時也今季秋又班馬政則以田獵故也僕掌車騶掌馬咸駕以馬駕車也旌旐所以為表識授之以級自上而下不可亂行此整設也屏外則天子師田張幕有幕故亦有屏司徒設教八

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誓以犯田法之罰搢扑于帶以示有事于教無事于刑北面則又以教兵本主殺也飾戎服之飾也從而厲之所以振揚其威武親執弓挾矢以獵以萬乘之尊而從事于弓矢以天光之穆穆而周旋於馳逐之樂則武事日以張軍容日以壯此田獵之禮古人之所重非若後世視為觀美也主祠典祭祀者得禽則以祠四方之神周禮秋致禽以祀祊鄭康成云祊當為方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

物

是月也草木黄落乃伐薪為炭蟄蟲咸俯在内皆墐其戶

炭以禦寒人所資非不急也必待草木黄落之後始取之物既歸根用亦隨宜斧斤以時入山林此亦王政之一也蟄蟲知避殺氣使其首向内嚮知坏戶而已今又墐其戶坏益也謂稍小之也墐塗閉之蟲知畏殺氣如此人靈於物可不謹所避哉

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收禄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

趣之為言督之也為政無取於督趣為獄刑則惡乎淹滯不惡乎督趣自入秋来孟則嚴斷刑仲則申嚴百刑至季則趣獄刑無一時不為刑慮古人以刑為重事諄諄於告戒之間易曰山上有火旅先王以明謹用刑而不留獄旅為不處而聖人以不留獄象之信矣桎梏之苦箠楚之痛望而畏之此豈可留也禄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皆從而收之亦以順天時也

夫禄秩之不當無時不可收豈獨嚴於秋令天下猶一家耳一家之内凡所給予豈無倖得者豈無過受者予之於前而收之於後予之於平日而收之於秋此亦政也供養之物亦猶是也月令之所食多取乎時之生尅内則之所食多取乎時之肥美不宜則慮其反為己害尤嚴於秋也大抵三秋之政雖條畫有不同然其大指惟務於嚴肅不欲其弛玩而無度惟務於收斂不欲其散漫而無統聖人因時而出政不

如是則幾於逆天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稻即周禮稻人掌稼下地所生者至是始熟故薦之穀之種最多惟稻之熟最晚薦新於孟秋之月薦晚於季秋之月或蚤或晚無不薦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

季夏水潦盛昌故行夏令則為大水然其害猶未即見而殃敗乃成於冬大水所積也𩚑嘘之疾亦水氣所成歟盜賊陰類也秋盡則為冬令今未盡而行冬令所謂重陰盜賊之起亦時使然四境之不安土地之分裂皆生於盜賊之多也秋氣肅殺而行春令則風為煖風民失揫斂之義則有懈惰之情師興不居師興則勞民矣又遷徙無常民愈勞也此皆非時之災也

月令解卷十

宋 張虙 撰

孟冬之月

孟冬者斗建亥之辰也漢志云該閡於亥則亥該也

夏正為十月

日在尾

十月之中三統歷云日在箕七度元嘉歷云日在尾

十二度日與斗建常相合亥與寅合故十月斗建亥

則日在尾尾屬寅也尾九星

昏危中旦七星中

危三星北方之宿七星南方之宿危與七星相望

其日壬癸

壬癸屬冬注壬之言任也癸之言揆也時萬物懷任於下揆然萌芽因以為日名

其帝顓頊其神元冥

據經惟言其帝其神初不言祀正前漢魏相傳言北

方之神顓帝乘坎執權司冬者顓之爲言專也隂盛則静而專頊之爲言正也冬氣升而其位正故帝曰顓頊春爲蒼天知冬爲元南爲明方知冬爲㝠故神曰元㝠

其蟲介

介亦謂之蟲所謂介蟲三百六十龜爲之長注介甲也象物閉藏地中龜鼈之屬

其音羽

疏謂冬時調和樂以羽為主羽聚也聚藏宇覆之也

律中應鍾

應鍾者月建亥之律也孟冬氣至則應鍾之律應周語云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漢志云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也

其數六

水數一得土五數故為成數六

其味鹹其臭朽

水潤下作鹹凡鹹朽者皆屬焉氣若有若無為朽

其祀行祭先腎

冬與夏為對人之生不在家則在路夏祀竈賴其養於家冬祀行資其庇於路然行祀於冬者冬歲之終後事其休故冬祀行也祭用牲之藏時各有所先惟冬先腎為本屬若春夏秋與中央皆非本屬當以人六脈之次第求之自右手起以命脈為主於是為脾為肺乃入左手為心為肝為腎故冬先腎也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

此紀十月時候也水流物也至是成冰陰氣凝沍也地堅物也至是合凍亦陰氣凝沍也造物之妙或變或化難以理詰雉入大水為蜃既非可以形求又非可以色求所可得而言者當春發生則鷹化為鳩鼠化為鴽其化者亦不自知此春時也當秋冬之時爵之為蛤雉之為蜃非化也入大水為之此由得水而然也虹天地之淫氣見於春乘陽也藏於冬伏陰也

天地之間無非氣也其曰温厚嚴凝之氣此正也或為愆或為厲或為淫皆非正也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

冬為元英所以呂氏取之以名天子所居此當亥上十月位也元路路之色元也在天之色則為元在人之色則為黑鐵驪鐵則元色之重者馬純黑曰驪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元旂旂之色尚元也載謂建之

於車周禮交龍為旂旂必有鈴黒衣所衣之衣尚黒色也古六服有元衣元玉玉之黒也服謂冕旒及笄并佩玉尚元色也相玉經云黒侔純漆

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黍火穀彘水畜寒氣不可過故食火穀以滅之寒氣不可抑故食當方之牲以存之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

大夫以迎冬於北郊

立冬為十月節迎冬於北郊者人君後天而奉天時當其氣至則出郊以迎所以導之也冬之盛德在水水屬冬也凡見於萬物之藏水之德也親帥羣臣迎之於北郊所以重其至示敬也迎迎其氣耳非有神也或謂即顓帝元冥故迎而祭之注引文曜鉤謂叶光紀

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迎冬還反所行之賞與三時異蓋因殺氣之盛而念死事之人慮其孤寡不得所養從而賞之順時之政於是為至漢羽林孤兒者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他時發以為軍養之將以用之非古意

是月也命大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言釁龜筴則不特龜釁筴亦釁矣古者物成則釁此

當物辨之初而釁焉示新也龜為卜筴為筮龜以卜而有兆筴以筮而有卦兆有象故言占卦有數故言審占兆審卦則吉凶見矣吉凶總承上辭也夫大史日官也以龜筴之事命之可見矣而阿黨之察亦係焉何也意者古之史官實持褒貶之權人臣有罪皆得而大書之如董狐之書趙盾南史之書崔杼則阿黨之罪雖欲隱蔽得乎此古之史官非星翁歴士之比也

是月也天子始裘

隕霜而冬裘具故司裘以仲秋獻良裘以季秋獻功裘至是而天子始服矣天子所服衣以順時為重也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天地交泰故春言和同天地不交否故冬言閉塞和同之時天下皆知春之為春不必告詔也閉塞之時天下雖知之而或有不謹者所以命有司也人茍知閉塞之義則事事物物皆不敢肆矣

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

蓋藏之當謹凡爾百官莫不皆然仲秋嘗以積聚趣民矣至是司徒循行之無有不斂猶恐有遺利也

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薄厚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有國之常制坏之欲其厚固也有城郭則有門閭故從而戒之有門閭則有鍵閉又

從而修之有鍵閉則必有管籥又從而謹之外而為封疆欲其固又外而為邉境欲其備下至於要害之當完關梁之宜謹蹊徑之當塞無不致意此九者皆已畧舉於秋至此總而命之則四海九州之廣無有闕漏之處至於喪紀之事此亦閉藏之具故順時飭正之其衣裳棺椁邱壟又因而辨之耳或謂喪紀人之終事以歲之終飭人之終事又謂天地升降辨衣裳之時雖死猶謹曾子易簀似之此皆失之鑿也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霜降而百工休休則無作矣故可以效功也君子不敢以私褻同其所尊敬故陳祭器而不及燕器凡器有度有程皆從而案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栁宗元深病之以為舍此時則可以為之乎是不然當季春命工師審量之日因其作以此戒之孟冬命工

師效功之日因其成又以此戒之功致者功之至者也功不至則器易壞矣誠則盡心於所造不敢滅裂者情則有不盡之處而功不至者物勒其名久之常存則誠可考矣功或不當必治其罪則情可窮矣古之人雖一器物其不苟也如此

是月也大飲烝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此皆當十月農工之畢故舉勞農之事而其事不一也烝宗廟之冬祭也月令有嘗犧牲之言有大飲烝之言烝嘗乃宗廟秋冬祭名嘗犧牲是以嘗祭之犧牲告備也飲烝烝不可以為升蓋烝祭畢而飲故曰飲烝言飲此烝也大則非常飲烝祭最盛飲酒亦盛也天宗日為陽宗月為陰宗北辰為星宗祈年則詩所謂以興嗣歲也祈年之禮大而簡故不以牲言公社及門閭則大割以祠之大割大殺羣牲也先祖五

祀則曰臘臘謂以獵得之肉祭之此等之祭總謂之蜡若別而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黄衣黄冠要之皆是勞農以休息之也古者君民一體其借民之力固欲其趨時無怠其愛民之力又欲其順時少休雖然聖人之治天下不使民一日有怠心故曰為政日新夫以息老勞農之日宜可以少休矣而講肄武事不容少弛射御維精必使習而熟

之力有小大使相角而自見故民心但覺其有事而無弛慢者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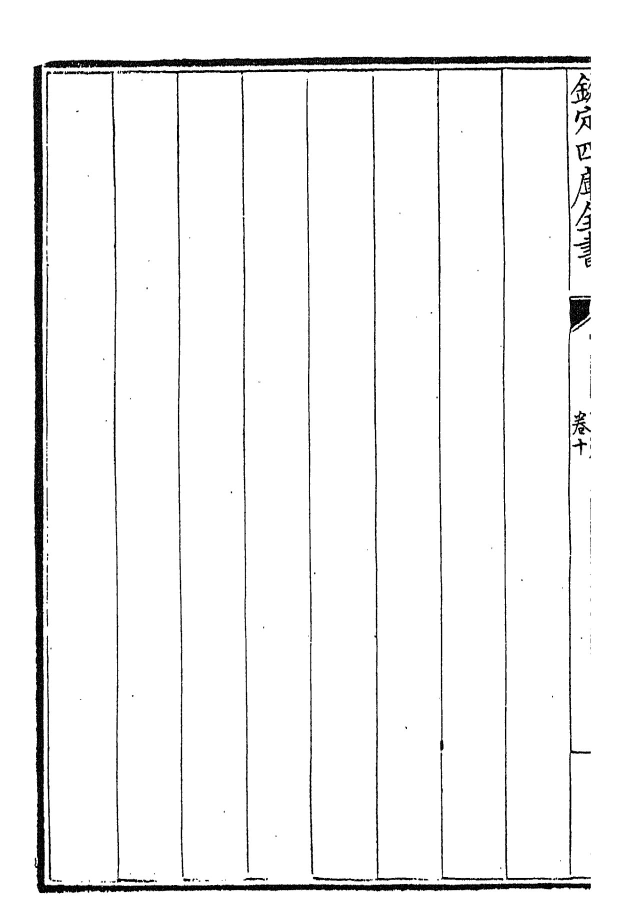
魚至冬而美故取魚以冬取魚則有賦故水泉池澤之賦命二官收之亦其職也先王之時川有衡澤有虞為之厲禁非為賦設也後世澤之萑蒲舟鮫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守之嚴則征之嚴民始失利矣

今月令戒其侵削或取怨于下若此者行罪無赦蓋亦恐有司苛取以病民乎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行春令則孟冬之時似春凍閉不密地氣上泄也民之流亡亦以發散故也行夏令則孟冬之時似夏夏風多暴陽氣所作風而不寒蟄者亦不得其藏也行

秋令則孟冬之時似秋秋令則寒氣遲故雪霜皆不時降小兵非大軍旅時起金氣勝也土地侵削揫歛所致也



欽定四庫全書

月令解卷十一

宋　張虙　撰

仲冬之月

仲冬者斗建子之辰也漢志云孳萌於子則子孳也

夏正爲十一月

日在斗

十一月之中三統歷云日在斗初度元嘉歷云日在斗十四度日與斗建常相合子與丑合故十一月斗

建子則日在斗斗屬丑也南斗六星冬至之日日在斗此歷家所占以定四時也漢志以仲冬之初在斗十二度後世歲差之法以爲七十五年差一度若爾則日之在斗積久而差殆將入箕矣或謂黄道歲差常不過推盪於星紀三十度之間故邵雍立差法惟於日月交會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只於此處差了歷上當通理程顥以此法冠絕古今案歲差者以恒星考日躔而覺其差冬至日躔所起仍復其故處於黄道本無

差數而恒星則移而東故唐虞時冬至日在虛周末在斗今在箕初矣此求之陰陽虧盈以斷天行非也

昏東辟中旦軫中

辟六星北方之宿軫四星南方之宿辟與軫相望也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黃鍾者月建子之律也仲冬氣至則黃鍾之律應周語云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漢志云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鍾者種也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

六氣元也

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

此紀十一月時候也冰益壯則水之冰者愈壯其寒氣增於地上矣地始坼則地之凍者以陽微升而坼其暖氣生於地下矣鶡旦求旦之鳥至是不鳴與虎之交皆以陽生也

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此當子上十一月位也

飭死事

孟冬嘗賞死事矣至仲冬又飭之皆所以順天時也人爲國事而死先王之所不忍故從而賞之然國之爲國不免用人於死地所以飭之欲其有死志也此所以人忘其死也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

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觀此一節聖人奉若天時知閉塞而成冬故凡發撤掩葢等事一一禁之以固而閉言固而且閉惟恐沮泄地氣有以發天地之房也蟄則死矣民必疾疫疫而繼以喪民亦死矣然聖人之心謂在天有時不可以不順而一氣潛萌於無形又不可不審也夫當黄鍾動而萬物潛起則天地之房固自隱然萌動其氣未嘗不暢非閉塞所可遏於是命之以名其名謂何

曰暢月言其氣之舒暢也他月未嘗特立一名也此見天地之氣於閉塞之中而有調達之理於謹固之中而有發生之意命之以名豈茍云乎哉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

酒之用非一曰公酒曰禮酒曰秩酒以供祭祀以供

賓客以共王及后之飲周禮設官掌之令曰大酋其酒正𢿱其酒人𢿱六物之數即周禮所謂酒材也一物不具非式法也必有差貸之患然六物皆具而不得其時則所作未必善當冬而造則時之所宜酒宜寒故作於冬欲其温故作之於陽生之月夫一酒之用古人致嚴如此固欲其旨也而大禹反惡之何耶惟天下之美物足以溺人禹之兢兢正恐爲其所溺也然則大酋之所作固當遵月令所命而致嚴大酋

之所共又當知大禹所惡而致懼也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此皆謂水神也水之功在天地間大矣聚而爲海達而爲川發而爲源瀦而爲淵澤鑿而爲井泉順盛德之時而祭之所以荅其利也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此章之意惟欲民知所愛務自收歛以爲冬備其有積聚之不收藏馬牛畜獸之放佚此游惰之民也不幸爲人所取上未嘗詰之惡有遊惰也其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於山林藪澤者此勤力之民也野虞於此又教而道之喜其勤力也或有侵盜之者罪之不赦彼游惰之民爲人所取上未嘗加問此勤力之民爲人侵奪上爲之罪其人或置而不詰或罪之而不赦上之人所以示民好惡者如此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此章與仲夏對文夏日長至冬日短至至之言極也夏言死生分冬惟言諸生蕩言生而不言死蓋自生而死如草木昆蟲之類有生於春夏而死於秋冬者顯然可見故言死生分自死而生則起於萌蘖之微初無可見之跡故惟言諸生蕩蕩謂物動將萌芽也夏則戒以毋躁冬以身欲寧繼之皆欲其靜也至於

聲色不徒止之而直欲去之者慾不徒節之而直欲禁之外則養其形而毋勞内則養其性而毋悖凡事一歸於靜又重於日長至之時也凡此以微陽方生陰未退聽爭而未定故待之也月令一篇聖人所以順陰陽之序相天地之宜上焉為國家計下焉為民生計至纖至悉無遺恨矣惟未見其所以脩身養心之要蓋至於二至之時見極其齊戒之誠聲色不邇者慾不萌一遵其至靜而無所為然後知聖人脩身

養心之要誠不苟也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又記時候也以物紀候月令皆然惟仲冬則以微陽生於地下凡物之生於地下者尤驗注以芸爲香草以荔挺爲馬薤方慤引王氏以荔挺亦爲香草蓋楚辭有薜荔亦香草緣木而生也蚯蚓在穴氣動則交也孟冬水始冰至仲冬而冰益壯陰氣凝涸也微陽既生則凝涸者動矣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木大竹小大者言伐小者取之而已箭又竹之小者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廷門閭

築囹圄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築今本脫所字據宋本補

罷無用之官去無用之器有塗者有築者無非收斂

固護不使汗漫之意月令自入秋來凡所動作施爲

無非示收斂之義至冬又從而閉藏矣今於仲月之

末反覆之總括之無他以一陽既生物皆嚮榮氣不

可少泄正雷在地中復后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之時惟持養之深則其鋭無挫保護之堅則其鋒不折助天地之閉藏乃所以助天地之發達也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

行夏令則仲冬之時似夏患旱與仲秋同氛霧則旱氣使然雷聲遂先期而發行秋令則仲冬之時似秋

雨汁者水雪雜下以雪雜水如物之有汁謂之雨汁
瓜瓠至秋而堅至冬而成今或不成則民無濟涉之
具孟月行秋令則有小兵仲月行秋令則有大兵皆
金氣勝也行春令則仲冬之時似春蝗蟲之災與孟
夏同水泉之竭陰氣弱也疥癘虛陽作之也

月令解卷十二

宋　張虙　撰

季冬之月

季冬者斗建丑之辰也漢志云紐牙於丑則丑紐也

夏正為十二月

日在婺女

十二月之中三統厯云日在危初度元嘉厯云日在女十度日與斗建常相合丑與子合十二月斗建丑

則日在女女亦屬丑也女四星

昏婁中旦氐中

婁三星西方之宿氐四星東方之宿婁與氐相望也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

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大呂者月建丑之律也季冬氣至則大呂之律應國

語云大呂助陽宣氣漢志云呂旅也言陰氣大旅助

黄鍾宣氣牙物也

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

此紀十二月之時候也鴈將北矣不曰歸而曰鄉以北非鴈所居也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此當丑上十二月位也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難者所以驅不正之氣邪氣既已難矣若寒氣則非

不正之氣也故有以送之東漢志季冬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又於立春之日立青旙施土牛耕人於門外以示兆民至後世惟存立春之制而無季冬之制矣

征鳥厲疾

征鳥注以為鷹隼似失之拘征鳥猶言過鳥也以寒氣之極凡飛禽之類為寒所逼無雲飛之意行於空中者皆猛厲迅疾也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冬寒魚不行乃牲定而充肥應鏞云嘗者試而驗之也將薦於所尊敬不敢輕也藥必先嘗膳必品嘗此致敬於君與親也大饗帝則嘗犧牲薦寢廟則嘗魚致敬於天與親也然非必食而嘗之特展視而告全具耳秋祭曰嘗亦謂物已備成嘗而後祭以見其孝也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

水始冰水則冰矣而未壯冰益壯冰則壯矣而未盛至是則無處不冰水澤腹堅則其堅達於水之腹冰以入入凌室也耦耕二人相耦而耕計謀之也耕必資耒耜農所舊有故脩之田器泛指鎡錤之類故具之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季春大合樂固有吹矣季秋又習吹至是大合吹而罷樂所以導和氣至是大合而罷皆所以畢一歲之事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四監郊各有監以受其入也仲夏命之合百縣秩芻以養犧牲矣至是又命之收秩薪柴以共祭祀燔燎之用也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

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十二月之辰在丑曰星紀蓋月當建丑日月星辰之行至此月皆周於故處既會之後於是又分行焉至次年建丑之月復會如初周而復始次舍也紀會也日曰窮日盡於此月曰窮月盡於此星曰回非一星故也數於此而一終數未正終其謂之終蓋幾而近之也以去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末滿三百六十五

日未得正終然數之終乃歲之始時當更始事事物物悉為變改農事為尤重專者欲其一意於耕稼之事徭役之則志散而失業尤上之所當戒也

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國之大事在祀莫尊於天地莫親乎宗廟而山川諸
祀次之凡祀無不用犧牲也惟宗廟以芻豢言蓋犧
牲則泛指芻豢則見其畜養之精以同姓之邦共之
所以親宗廟也諸侯之國有小大命太史書列之以
共賦卿大夫采地亦有小大歷而數之則小宰之事
其非采地以其邑之民多少賦之雖然民非神之福
不生雖有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而出也古先聖王
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唯能成於民則凡普天之下

食土之毛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其祀也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行秋令則季冬之時似秋白露降於秋者冬行秋令則白露降丑為鼈蟹斂藏之氣不厚故反為妖四鄙入保畏兵之象以秋為金故也行春令則季冬之時似春春則句者出萌者達今冬行春令則生氣蚤至

不充其性所以多傷生不充性疾久不差時運之逆莫大于此行夏令則季冬之時似夏水潦盛昌夏之時也冬行夏令則水潦至於敗國冬者雪之時謂之時雪時雪不降而冰凍消釋盛陽爍之也